

屯溪老街的色香味

□姚 然

五月的落霞柔和地刷在屯溪老街的马头墙上，雪白的马头墙便潮红湿润了，它又顺势淌满了被岁月熏黑的飞檐，眨眼间，从飞檐上弹射出的晚霞余晖点亮了一街古色古香的大红灯笼，顿时，满街都玲珑剔透了。就在这时，我信步踱入这条古韵中透着现代节奏的屯溪老街。

老街名闻遐迩，自然引来五湖四海的宾客在此游目骋怀。整条街，商铺店坊林立，流光溢彩，商贾云集，商旅如云，无一不凸显徽商品性的优雅与历史的悠然自得。如潮的游客如细浪逐波挟持着我随流而行，举目四望，游客无论黑白黄棕肤色，被余霞和灯笼染得面若桃花，披霞裹彩；花枝招展的大姑娘小媳妇，笑靥如花，夕照下更是娇艳欲滴。忽见一片店门飞檐下，悬挂着一支巨如拖把的毛笔当招牌，在灯火阑珊中颇有豪门贵胄的声色。我便

挣脱人流，泊入店内，店内经营的是文房四宝，笔墨纸砚琳琅满目，大开眼界。待我游目四顾时，一股墨香悄无声息地似乎从店堂的四面八方静静将我团团围绕，紧接着便沁入肺腑，浸润心田，全身有种难以名状的舒泰，而且墨香越来越浓，渐渐有饮琼浆玉液般陶醉，醺醺然之际，睨见几方大如浴缸的砚台摆在店堂一侧，遥对看门外的巨毫，唯一遗憾的是，找遍了店堂没有看见与之配套巨墨。店家阅人无数，知我等属于“不粗不细”的中庸之流。进店无非看个好奇，落些闲谈之资而已，绝无掷巨款购巨砚之举，故此并不过来招揽生意，却也不拒登堂入室参观，据说是为了充人气而旺财气。

出了文房四宝斋，余晖已尽，天际星汉灿烂，徐徐晚风将一阵茶香送入人鼻息，顺着茶香又迈进了一间茶叶铺，茶香扑鼻而来，浓酽甘醇，芬芳馥郁，此香比之墨香略带甘怡，爽心明目，呼吸之间感到

神清骨秀，此店规模较大，购茶观光者较多，在店门内设有品茶轩，壶碗杯盏一应俱全，不同茶叶使用不同杯盏泡制供购茶人品味，一服务员见我进店，微笑递来一杯清茶道：“这是刚上市的黄山毛峰，请品尝”。接过香茶观之，汤色澄清亮莹，叶儿饱满挺拔，浅尝辄止就觉得神清气爽，神游物外，果真是茶中极品。当问过价格后才后悔应先问价后品茶才是。好在服务员一眼就看出我是囊中羞涩之徒，忙说：“不买茶不要紧，尽管免费品尝”才解了我尴尬之境。

大凡名街都有它独特景物和独到工艺以及具有浓郁的地域饮食文化，屯溪老街也不例外，它的臭豆腐、臭鳊鱼、馄饨、烧饼等早已名扬天下，是屯溪老街画龙点睛之作，逛老街这是非尝不可的。我们几个看见一馄饨店，店内放置一付古老的馄饨挑子，飞檐下一幅“汪一挑馄饨店”铜字招牌透着岁月的沧桑，下面

又一行“祖传秘方制馅”引得我们几个馋虫进来坐下。店家笑容可掬地问吃啥，自然是每人一大碗祖传秘方制馅的馄饨。趁着店家做馄饨，我闲走走看看这家房里房外，才发现屯溪老街的商铺几乎临街的墙和马头墙以及飞檐都是古色古香的徽派建筑，大概用了修旧如旧的方法，其他的墙体都是钢筋混凝土的现代建筑，才保持老街风雨数百年走到今天还是美轮美奂。馄饨一会儿端来了，热气腾腾，香汤上飘着葱花、干笋，还有叫不上名的东西，十几个馄饨个个肚圆皮薄，桌上醋、酱、辣椒等佐料齐全，轻咬上一口，顿时满嘴流香，确是好吃，再喝一匙汤，也是香气扑鼻，味道鲜美，尤其汤内点缀干笋等山珍，脆生生，滑溜溜，另有香甜美味，让人叫绝。

走出屯溪老街，已月朗星稀，回头再看老街，依然灯火阑珊，游人如织……

陪父亲做清明

□方咸达

清明将近，周末去城北的父母家，准备和父亲商量去老家做清明的有关事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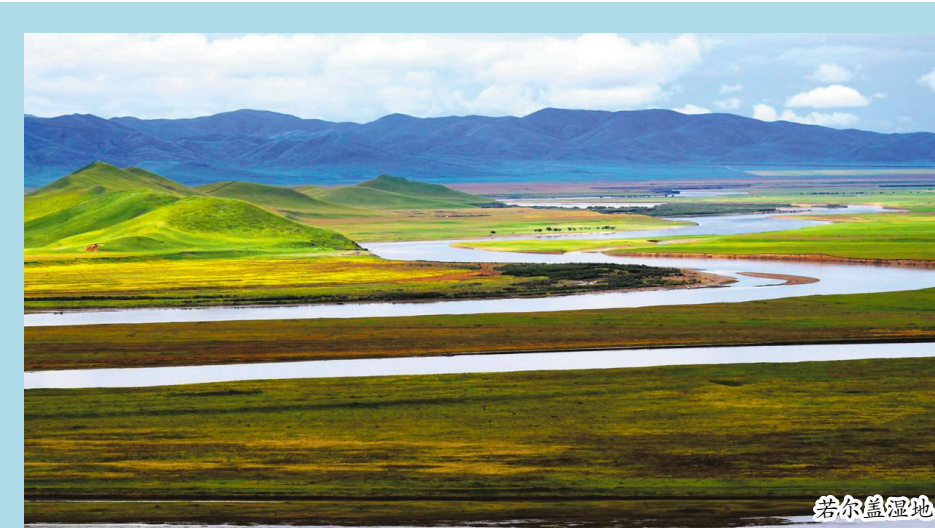
父亲每年都要回老家做清明，祭扫自己的养父母和生父母的墓。近十年来，父亲年龄渐大，都是由我陪他前往。

老家在江北的枞阳县浮山镇。以前交通不是很方便时，去扫墓要更换几趟车，最后还要坐一截三轮车才能到达目的地。父亲的养父和生父母的坟家在一起，养父和生父是胞弟兄，他们生前也是邻居。父亲的养父长鬃飘飘，很是可亲，我们都叫他“胡爹爹”，而我的亲生爷爷因为喜欢喝点小酒，我叫他“酒爹爹”。父亲本是家中的长子，因为“胡爹爹”膝下无子，父亲很小就过继给他这个大伯。父亲时常给我讲述他和父母间的往事。在我很小的时候，“胡爹爹”就去世了。父亲搬了几次家，“胡爹爹”的遗像一直端端正正地挂在父母家堂屋里。每次回老家做清明，由于时间缘故，父亲很少去村里的新朋友农家走访，但是还是会在金黄油菜花烂漫的田间地头偶遇上一些熟人。去年清明，父亲偶遇到他的一个童年玩伴，一谈就是半个小时，我就在旁打招呼递烟。等人要去忙农活了，父亲对我介绍，他这个童年玩伴，小时候捉黄鳝、捕鱼是个好手。

“胡爹爹”和“酒爹爹”的坟，离大姑家很近。我们每次做好清明后，都会在大姑家坐下喝点水，中午吃碗鸡汤下米面后就返乘。而好客的大姑一边忙碌一边埋怨我们每次来时也不事前打个电话，匆匆地给我们准备好一大堆米面、山芋粉、鸡蛋等土特产。大姑家是座二层楼房，独门独院，但由于盖得早，楼房从设计到装修都显得陈旧，院内晒得都是养猪的野菜，一群鸡仔在院角啄食。大姑和姑父两人留守在村里，而她的三个女儿都在市区成家立业了，小家庭收入也还不错。大姑在离家很近的米面厂打工，而姑父还在兴些农田，生活忙碌但也充实。

如果交通许可，父亲除了带我祭拜爷爷奶奶外，还一定要去祭扫我的外公和外婆的坟。外公、外婆的家，离我父亲的老家不算太远，但有二十多里地。当年，我家人口多，只靠父亲一个人在矿山上上班，有时还要接济一下在农村的弟妹，生活很是拮据。外公外婆的房子在枞阳县义津镇的街边，印象中街道很窄，两边都是木头楼阁，中间是一条磨得有一定岁月年痕的青石板路，每天早上起集的人们摩肩接踵，非常热闹。外公将靠街的一间房子出租当门面，而他自己在离家10多里的浮山供销社上班。在义津街外公外婆家中生活，要比跟父母在矿区的生活要好上几倍。外公、外婆怕我们小孩吃不饱饭，就把我的两个兄长和姐姐都放在自己身边带大。三岁那年，母亲带我回娘家。外婆逗我，说妈妈已经走了，让我留下，不要回矿区了，在外婆身边天天可以吃到好吃的，在矿山上天天只能吃腌菜喝稀饭。我当时急了，就地哭闹着打起滚来。后来，外婆只好放弃将我也留在身边的念头。我上小学四年级时，外婆去世了，我偷偷难过好一阵子。尽管我不在外婆身边长大，但她对我这个小小外孙是慈爱的，我后悔当初没有能留在她的身边。我们弟兄和姐姐的名字中最后一字汇成就是：“恩情会达”，是母亲让我们不要忘记外公外婆的恩情。其实，世上都是眼泪汇向下流的，做父母的又何曾奢望儿女的报恩，就是儿女报答，又有谁能还父母恩情的几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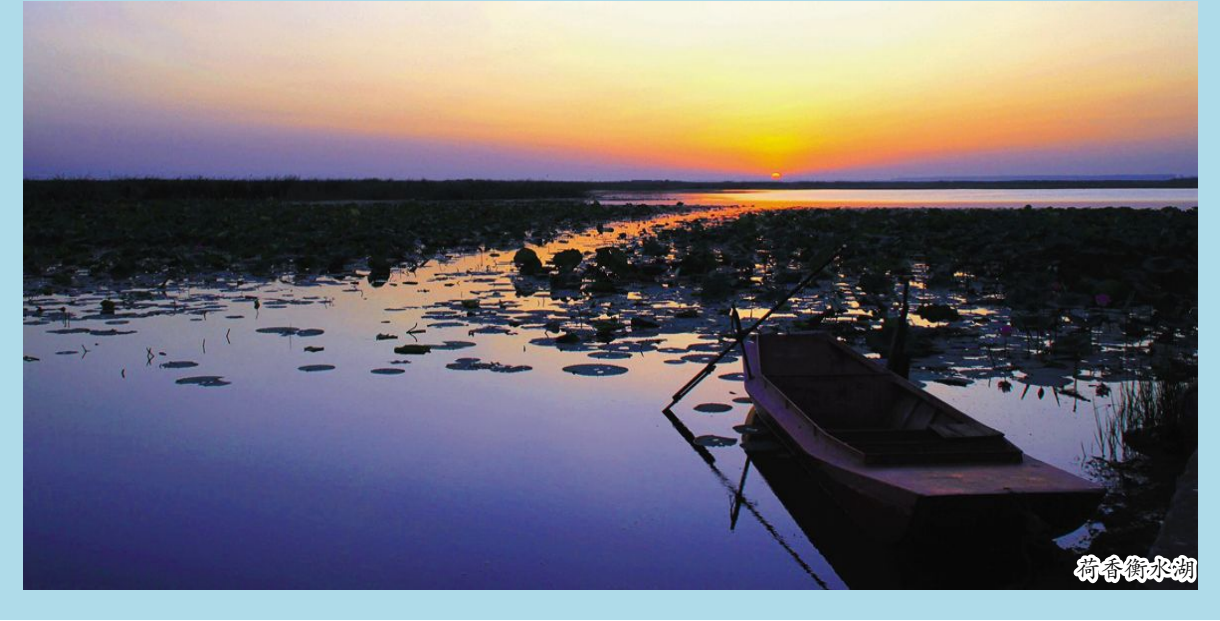
到父母家时，80多岁的父亲正好参加社区党支部学习去了。母亲告诉我，现在铜陵市市区到枞阳县浮山的公交车今年通了，可以直达，很方便。至于什么时候去老家做清明，要等二哥从国外打工回来再说，有自驾车当然更好。我想，只要父亲能跑得动，我每年都会陪着他回老家做清明。



若尔盖湿地



红海滩湿地



荷香衡水湖

我的窗外遐思

□黄 琦

也许是随着年龄长大，思想逐渐成熟，也许是人生重要节点一高考的临近，这周围环境灌输的重要“门槛”压力带来思维转变，以前不关注的事物，好像不期而遇的出现在我思想的“朋友圈”。不久前，陪妈妈到工作的单位去加班，无聊地看着窗外高耸的烟囱，想起之前课外实践调查酸雨的形成原因，因为妈妈工作单位是以生产硫酸为主产品的企业，随口问正在工作的妈妈硫酸生产工艺，得知与化学书本上基本原理一致，硫铁矿焙烧生产二氧化硫，经催化成三氧化硫，最终与水吸收制成硫酸。原来化学课上枯燥乏味的化学公式，与窗外的生产区域的设备好像有机的融合了，第一次让我感觉到这种融合带来的震撼，那是一种造物之神韵，可以称之为美也不为过，感受到人类掌握自然科学创造之美。

妈妈抬头看着出神的我说，原理是不是和你们化学课上的一样，想了会又接着说到，原理虽然一样，但是书本转化为实际，可不仅限于你学的

那点基本原理，其中涉及工科专业很多譬如化工原理、燃烧学、传热学、自动化控制等等专业知识，没你想像的那么简单，这些都是你进入大学可能学习并研究的方向。听到这，不由想起她并不建议我选择高考志愿填工科类专业，看着侃侃而谈的妈妈，我转头微笑着看窗外。

看着窗外的烟囱，思绪不禁又拉回酸雨的形成，工业生产的废气中含有氧化硫气体造成酸雨形成，而大部分由燃煤或含硫原料燃烧尾气排放造成，如果转化成化学公式同样很简单，但怎样控制和减少硫磺烟，其中投入技术力量，资本可能是我们正在上学的高中所不知的。我不自觉打开窗户深呼吸，没有以前来这硫磺烟味，想起妈妈提到前些年公司加大对尾气脱硫、脱硝和污水治理，响应国家对环境保护越来越高的标准，每年为此投入几千万元资金，近两年企业经营环境不好，但公司并没有减少对环保投入，这可能是国有企业担当精神的具体表现吧。

想到国有企业，不由想到我们的

祖国，我们的中国梦。因父母都是国有企业上班的缘故，成长中不由我选的听到“可持续发展的循环经济”、“供给侧改革”，国有企业经历粗放式发展到集约式经营，铜陵市转变资源依赖型城市，成为全国文明城市，这些我身边能接收到的资讯，在我来看可以看成中国发展的缩影。“金山银山不如绿水青山”这句话可能正反映我们当下的中国老百姓的最大需求，也恰恰说明了我们跨过了只顾金山银山的需求发展阶段，我想这也是中国梦的一部分吧。

“儿子，走吧，我们去吃饭吧”，妈妈的话打断了我的窗外遐思，我回过神来咽了一声，“读书而不思考，等于吃饭不消化”，想想思考不失为一件有趣的事情，我想我在高考前，应该把自己所学的知识好好思考一番，因为过了这个门槛，我就要开始走入社会了。

生日电话（小小说）

□何荣芳

刘妈蘸着口水翻着日历，老花镜架在鼻梁上，她想看看女儿的生日还有几天。

女儿的生日和自己的生日隔了十多天。几天天前，她过生日时，和马婶一道去菜市场买了羊肉、牛肉，西红柿、青椒，还有这个季节很难发现的茭白，这些，都是女儿喜欢吃的。那天，刘妈不断地走上阳台，伏在栏杆上对着小区的门口看，可是，那个熟悉的身影却一直没有出现。晚上她坐在茶几前，一边看云里雾里的电视剧，一边等座机的电话铃声。可是，那座机却像入定的禅师，稳稳地坐在它自己的世界里，默默地承接着重光的尘埃。

女儿在省城一家大医院里当医生。她医生当得不错，因而也就格外忙。平时上班不说，节假日，不是出差开会，就是给学生讲课。忙得一年难得回来一两趟。

刘妈发现明天就是女儿的生日了，邻居小陈姑娘替她在日历上做了记号。刘妈不识字，小账能算，但阿拉伯数字认不全，平时打电话，总是求邻居小陈帮忙。但最近小陈回乡照顾生病的妈妈去了，刘妈想给女儿打电话，就没辙了。这天傍晚时，刘妈拿着电话本，站在门口等着。她那本黑皮的电话本，还是女儿给她准备的，上面只有女儿一个人的电话号码。

一会儿，楼上301的小子背着书包噔噔地跑上来。琦琦回来啦？刘妈堆起笑，和琦琦套近乎。刘奶奶好。琦琦一步两个楼梯地跨，等到一个“好”字吐出口，人已经站在301门口掏钥匙了。

又过了一会，楼梯上响起了细碎的笃笃声，402的王素琴一手提了包包，一手提了满满一袋子菜，细高跟敲着节奏，款款地上了。回来了？刘妈伸了伸手中的电话本，想拦住王素琴。

刘妈脸上顿时漾起了一脸的连漪，心里嘀咕道：到底是我搞混了生日，还是女儿搞混了？

无须春迎春更美

□杨勤华

许是今年的春节来得比较迟，一眨眼间，春天就到了眼前，有些势不可挡的味道，让人应接不暇，难怪古人说“春色满园关不住”呢，春天一来，那春的气息便无处不在，不要说大地万物，就是自身也变化了许多——脸色红润了，声音甜亮了，步伐轻盈了，烦恼似亦少了……

这几天，天气格外的晴好，太阳光总是那么的明明灿灿，将绿叶照得透明，将房屋和远处的山峦照得如镀了一层闪光的金，池塘里的水不再平静，晃动着耀眼的碎光很是扎人的眼睛……

走在田埂上，真的觉得很舒坦，窄窄的、长出新草的松软的田埂，让脚踩在上面格外的柔软，很是舒怡。有的田埂上的青草很少，黄色的或褐色的泥土被前些天的雨水浸润后，如油泥一般闪着亮光，让你不忍心去睬它。

在田埂的草丛里，偶尔会看到一朵或两朵黄色的小花静静地开放着，花儿有些娇滴滴的，但是蹲下来仔细看，便有些感叹——它仰着脸，一副单纯可爱的表情，似在冲你微笑。我知道，它的名字叫蒲公英，从早春开始到春天结束，它都会不停地开放，它还会变成一朵白色的粉球，待风儿吹起，它便散开，让自己的种子随风播撒。我很喜欢蒲公英，就像喜欢长得好看的邻家小女孩。我为它拍过许多的照片，还想为它写些什么，可是终究没有动笔。不过，去年我移栽了几颗蒲公英到办公室的花盆里，一个冬天以后，它的叶瓣都枯萎了，没有了一点的生机，但我知道，它肯定是不会死去的，果然，前些日子它发出了嫩叶，于是，我便期待着它某一天开出花来。

上午，朋友说自己很烦邀我去钓鱼散心，本来待在家里无所事事，便把把椅子坐到阳台上看书——我很喜欢在这样温情的阳光下安安静静地看书。朋友有如此相邀，便来了兴致，丢下书，让阳光抚慰我的书，我去抚慰我的朋友。

一路上车过之处全身春色美景，尤其是那桃花，居然开了，且艳美得让人眼晕发热。上个星期漫步在乡间的田埂上时，我还指着一株桃树，思虑着它兴许半个月就能开放了，不曾想仅仅一个星期的时间，桃花便如火一般绽放了。朋友一边驾车着，一边对我说：“好烦呢，好烦……”还是出来散散心。”朋友是一位不大不小的民企老总，自然是一些经营方面的事情烦恼着他，说与我听后，他反而倒不烦了，我也觉得没有多少值得烦恼的事情。于是，我俩一阵大笑，我指着车窗外的

脚下虽然不紧不慢，脸上却涂满急忙上火的神色。

后来，302的老李拎着马扎上来了，脚步沉沉的，黑脸拉得老长。刘妈一见就知道，他今儿准又下输了棋，这时候恐怕不好说话。回来了？刘妈犹豫了一下，还是打了招呼。老李果然只在嗓子里嗯了一声，看都不看刘妈一眼。

刘妈气绥地关了门。但是，刘妈还是想给女儿打电话，她想叮嘱女儿几句。要是女儿能回来，她就给女儿做一桌好吃的。

刘妈摸出老花镜，勾头塞到鼻梁上，坐到座机前，举起电话本。她看一眼电话本上的一个数字，再低头在座机上按一个数字键，看一眼电话本，再按一个数字键。有的数字，在键上找不到一模一样的，她就连估带猜地按一个。

“你拨打的电话不存在。”拨了好久，电话里突然跳出一个女人的说话声，吓了刘妈一跳。

又反反复复地去重新按键，电话本在手里变成了一块砖，举得手腕酸酸的。

电话终于通了，里面有人“喂——”了一声。刘妈欣喜异常，大着嗓门地喊：“丫头啊，明天你过生日……”

“你打错了。”电话那头竟然是个男人，刘妈赶紧把话筒咣啦一声印在座机上，死死地摁着，仿佛那个男人会从电话中伸出头来。

刘妈不再拨打电话了，对着座机轻声说：“丫头啊，明天你生日了，可记得？你自己给自己煮一碗长寿面啊……”

第二天一早，刘妈又要去翻日历，“嘟嘟，嘟嘟——”，座机上的电话突然响了。刘妈摘了眼镜，嗔怪道：“这个马婶，就是性子急，约好了七点半一起去买菜，现在就打电话过来了。”

刘妈拿起电话，正要叫“马婶”，电话里却传来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妈，生日快乐！……”

刘妈脸上顿时漾起了一脸的连漪，心里嘀咕道：到底是我搞混了生日，还是女儿搞混了？